琴台客聚
彥火

張潔的陰影

童年在張潔印記中是有巨大陰影。

張潔在長篇《無字》中，對她的生父毫不留情地予以撻伐。

張潔原名董大雁，生父董秋水。董秋水有一個傳奇性的經歷。他出生於東北，參加過東北軍。張學良組建東北大學後，東北大學代校長周鯨文請董秋水出任學校教官，董秋水由此和周鯨文相熟，聶紺弩曾說董秋水「依周為生多年」。

董秋水在西安事變後於1937年夏去了延安，又由延安去了香港，協助1938年去香港的周鯨文編輯《時代批評》。

1941年6月，周鯨文、端木蕻良開始主編一份新雜誌《時代文學》，主編工作由端木負責，蕭紅也參與編輯。該刊一共出版六期，因香港淪陷而停刊。

這個時期在香港的文化人很多，周鯨文的刊物漸漸成為一個重要的據點。

駱賓基於1941年9月到香港後也寄居於此，住在董秋水的宿舍，由此成為朋友。

也是在這一年，張潔隨母親來到香港尋找父親。

董秋水曾出任民盟中央組織委員會委員，投身社會活動。

張潔回憶，「我母親帶我到香港找父親，父親對我們已經很壞，經常打我，用腳踢我。『珍珠港事變』，我們逃難到內陸，經過廣西、四川，最後到陝西（蔡家坡書房溝），父親就把我和母親丟在那裏，自己跑了。」

所以張潔對生父的印象極壞。

張潔的三卷本《無字》明顯帶有自傳的成分，不乏感情生活細緻入微的刻畫，從她的筆下可以看到她曾經遇到過兩任丈夫和生父的齷齪卑劣。

在她冷峭的文字中，對有負於她的男人，是一點也不給寬饒。

她的這兩段冰裂的情愛，對她是沉重的一殛。

我倒是見過她第二任丈夫老孫。

第一趟是赴北京出差，大抵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吧，張潔在家請吃飯，旨在給我們介紹她的男朋友。

那頓飯，張潔親自下廚，她做了幾樣撚手小菜。受邀的客人，除了我，還有出版家范用、翻譯家馮亦代。

我與馮亦代乘坐范用出版社的車前往。我們在一幢昏暗的舊唐樓找到張潔的家，沒有電梯，我們氣咻咻地爬上3樓。

張潔開門，門內一目了然，不大的地方，一房、一客廳，有點湫逼，倒是布置得很整潔雅致。

張潔在廚房忙着，說老孫快到了。旋不久，老孫也到了，說是代張潔送稿去，聽在耳裏，很是溫馨。

（孤獨的先行者——張潔，之十一）

爽姐私語
林爽兒

走過艱難歲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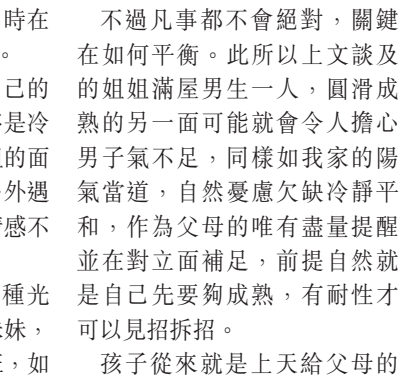
90歲的黃叔叔在醫院裏躺着，用手機跟我們報告近況，開心我們回應他，今日的手機真是好，它把人拉近了，儘管天南地北，用視像就看到對方，不能面對面溝通，也可以在鏡頭前看到對方，是值得讚許的！

黃叔叔不是我們血脈相連的親人，但我們卻視他如親人。他是伯父的學生，伯父在廣州的舊房子裏教過幾個學生，他是其中一個，由於他與叔叔年紀相若，所以我們也稱他黃叔叔，因為常來家中上課，嬸嬸也常留他在家中吃飯，他斯文有禮生得高，而我的叔叔則十分健碩，一頓飯可以吃十碗，但那年代大陸生活艱難，尤其3年大災害，湊巧其中一年我跟姑姐回去，主要是帶藥物給爺爺、嬸嬸、伯伯、叔叔，也盡量帶一些吃的東西回去，當然不會忘記黃叔叔，必定也有他的一份。只是那年頭太艱難了，真是什麼也沒有得吃，我只記得每天都是吃薅菜，此外什麼也沒有，姑姐是千方百計找人弄了隻燒鵝髀回來，是爺爺好想好想吃，姑姐去到鄉間偷偷用了百元弄了一隻回來，做賊似地偷運回家，我一塊也沒吃，懂得留給家中的長輩吃，見到那時的情景，我都知道怎麼做。

黃叔叔仍會來家中上課，可是已不肯留下來吃飯，大家都那麼艱難，他偶然也會帶兩個餅給爺爺嬤嬤吃，讓他們多點東西填飽肚子沒那麼飢餓。

我的叔叔也不敢多吃了，一個要吃那麼多飯才飽肚的人，挨了那麼多年餓很淒涼，可那時候誰不挨餓！所以到今天黃叔叔也好、我的叔叔也好，這麼大歲數仍然很能吃，可能吃東西是一種補償！

黃叔叔這幾十年在香港，和我家常來往，有段時間幫家父處理一些文件，算是他的助理。家父不在，母親和我們兄弟姐妹，甚至到表兄弟、侄仔、侄女都很尊敬他。久不久請他飲茶食飯。疫情擴散黃叔叔不幸感染，必須入院隔離，猶幸情況不嚴重，按規定在醫院治療之後，適當的時候出院回家。只可惜他又因為坐骨神經痛再入院，好在此刻疫情放緩，政府還準備為他安排到健康院休養，但願他在健康院好好休養吧！



◆90歲的黃叔叔（左一）是我家人的好友。 作者供圖

路地觀察
湯禎兆

兄弟姐妹配

近期太太公司來了新同事，以年輕男孩來說，情商非常之高。有天眾人讚他，他說：「我有3個家姐。」大家不禁高呼：「原來如此！」

他說自幼習慣一屋女人，爸爸多在外工作，幾個家姐吵架，他都看慣了，練得內外平靜的功架。大家笑說他不像被寵壞，他說雖然姐姐們也寵他，但不算太過分，反而是像4個媽媽同時在管教他，令他得此圓滑性格。

太太的同事們統計一下自己的情況，發現身為弟弟的確多是冷靜派，可能從小就要看姐姐的面色，早已非常觀人於微，另外遇上大事時也會特別冷靜，情感不太波動，凡事看得很淡然。

若是兄妹配，則是另一種光景。若哥哥多，只有一個妹妹，妹妹自然任性。若是全女班，如3個女兒，大女一定較像媽媽的角色，從小照顧大家。若是全男班，大哥也是最成熟的，弟弟則會較不冷靜，反而變得更搗蛋，因為想要拿大家的注意。

變數太多難作準，回去討論只有兩個子女的。兄妹配似乎較好感情，兩姐妹還是會常常吵架，但愈大會愈平靜，像閨蜜。

姐弟如之前所說，弟弟會是較文靜的男孩。兩兄弟的話，就像我家的情況，天天就是吵鬧——相對而言，其父母亦是兩個子女的類型當中，最辛苦吃力的！

不過凡事都不會絕對，關鍵在如何平衡。此所以上文談及的姐姐滿屋男生一人，圓滑成熟的另一面可能就會令人擔心男子氣不足，同樣如我家的陽氣當道，自然憂慮欠缺冷靜平和，作為父母的唯有盡量提醒並在對立面補足，前提自然就是自己先要夠成熟，有耐性才可以見招拆招。

孩子從來就是上天給父母的鍛煉，當然也是無可比擬的恩賜，什麼兄弟姐妹配都令人愛不釋手！

姚弦雅音
姚珏

愛要及時

再過幾天，新一屆特首選舉即將舉行，這也是完善選舉制度以後的全新特首選舉。候選人李家超最新公布了參選政綱，四大政策綱要中第一條就是「強化政府治理能力，團結一致為民解困」。以民為本，實事求是，講究施政效果，在我看來，這正是香港文化中需要找回的初心。

文化的初心往往對現實有更深遠的影響。最近在內地和香港同步播出的一檔電視音樂節目《聲生不息》，從港樂金曲的重新演繹，喚回大家對當年歲月香港文化的回味。香港年輕歌手表現搶眼，讓人感嘆情比金堅的香港文化得以傳承。歌手曾比特一夜爆紅，登上微博熱搜榜首，上周末，他與林子祥合唱《單車》，懷念已故父親，催人淚下，也告訴大家「愛要及時」。

確實，真情和關愛一直是香港文化中的長青主題，「愛要及時」表達了珍惜當下、關愛眼前人的重要。在我看來，當前，「愛要及時」對於未來新特首領導下的整個香港也有啟發意義。完善選舉制度以後，落實「愛國者治港」，真心實意愛國愛港成為基本要求，但作為治港者，同樣需要有能力做到良政善治，才能體現「愛」字。香港這幾年經歷修例風波、疫情等衝擊，未來還會繼續面臨中美博弈、俄烏衝突等帶來的國際複雜環境，即將選出的新特首領導特區政府責任艱巨，也再容不得蹉跎歲月，得勵精圖治，及時改革，開創新局。所有珍愛香港的市民，也應該放長眼光，及時地把對香港的愛，轉變成扶危濟困，同心團結，共同再為香港走出一條穩定繁榮、幸福自豪的道路。

民心的凝聚也離不開文化藝術對香港精神的詮釋和宣揚。特首候選人李家超的政綱中提到「塑造文化之都，推動創意經濟」，之前他在和我們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選委會面時，就說過「體演文出代表香港活力的一面，不只是一個產業發展，同時是香港的精神和靈魂」。

我在會面中提出幾點想法，一是國家「十四五」規劃提出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從國家布局的角度希望通過香港的平台，對外宣傳好中華優秀文化，講好中國故事。特區政府應該把握重點，有更明確的規劃和統籌。二是明確目標和統一標準，協同推進。三是應該支持本地更多中小型文藝團體和年輕藝術家。四是加強文化藝術教育投入，特別關心基層孩子。我率領的香港弦樂團與賽馬會合作「音樂能量計劃」，連續6年為基層孩子提供免費音樂教育，事實證明，關愛點亮了孩子的心靈，也幫助基層家庭樹立了生活的信心。

我很高興的是，李家超的政綱能夠回應我的一些建議。比如他提出「在政府架構層面加強對文體旅遊的總體統籌」，他還提出「推行解決跨代貧窮的試驗計劃，設立範圍和計劃內容，扶持居住在劏房的貧窮家庭兒童，目標是促進官商民合作，發動社會一同扶持其生活、學習、個人發展等需要」。這個計劃與我主張關愛基層孩子的理念完全一致。孩子就是未來、孩子就是希望，我們對於他們的關愛真的需要及時傳達，特別是基層的孩子，改變他們的命運，助力他們的夢想，也是成就香港的明天。

特首是一份一點也不輕鬆的工作，希望李家超先生當選後能夠把對國家和香港的熱愛真正付諸行動、關愛基層，莫負期待、及時有為，帶領大家同為香港開新篇。

水過留痕
少爺兵

爸媽，我想你們

母親節，這日子對筆者而言是感觸良多，20多年前母親離世，那份錐心之痛非筆墨可形容，筆者深切感受到「子欲養而親不待」的傷痛！所以筆者心裏對那些不顧父母生死而自己移民外國的人，既氣憤而又有着無言的怒火，斷親情是何等涼薄冷血的行為。

那次筆者請假陪伴母親去睇病，醫生為母親打針後囑筆者盡快送母親入院治療，可是筆者扶着有點暈眩的母親在街上截的士接近20分鐘，都截不到一輛的士（可能湊巧是的士司機們的交更時間），突然有輛已「冚旗」的的士停在筆者面前，問筆者是否要送親人去醫院？然後二話不說將筆者與母親送抵醫院，雖然已事隔多年，但筆者至今仍感激那位「仗義」的的士司機先生，在心裏一直祝願他健康平安，亡母經常說：「得人因果千年記。」

年前因工作關係在內地與影視友人出席一個以母親節為主題的表演活動，台上表演者演唱一首《十跪爹娘》的歌曲，歌詞句句戳中筆者的心窩，筆者還記得那歌詞：「一跪爹娘生兒難，把我帶到人世間，十月懷胎娘遭難；二跪爹娘養兒難，夜夜五更難合眼，一針一線鋪絮棉……暖衣加身兒不寒兒不寒……十跪爹娘得病患，誰請醫來藥誰煎，為了兒女已燃盡，無怨無悔淚滿沾。」這首歌聽得筆者撕心裂肺，心弦緊扣，不知不覺地落下眼淚，想念在天堂上的爸媽，你們在天堂上過得好嗎？怎不來夢裏和我說話呢！？

在身旁的友人亦感觸萬千地說：「爸媽護我成長，我經常都告誡自己，不要等有錢了再來陪伴他們，身在異地他鄉的遊子心真的很難受，這時代還能聽到這感動心深處的歌曲，就是要提醒我們，父母的恩情比海深，此話並不老套，能深切地感受得到。」

所以，筆者以往逢年過節、爸媽的生辰，例不缺席，陪伴在他們身邊共享天倫之樂。

百家廊 鍾倩

人人都愛劉姥姥

無意間進入她的直播間，與其他主播或美顏或濾鏡不同，她本色出鏡，自帶山裏人的粗糲和淳樸。上山回來脫下迷彩服，抄起手洗把臉，換件乾淨衣服，她就開始直播唱歌。

她注定是個有故事的人。年近七旬，農村人，離異，與重病生活不能自理的女兒相依為命，為了女兒她學會了唱歌，起名「劉姥姥唱歌」。我看過劉姥姥戴着假牙唱歌的場景，的確年輕好幾歲，也看過她沒有牙唱歌的場景，空蕩蕩的牙床就像澎湃而下的瀑布剪開了一個洞，盛滿了孤獨與悲涼。她唱的歌大都是一些老歌，那些聽起來很普通的旋律，經過她的心靈醞釀，緩緩流淌出來，如一條奔向大江大河的溪流，清澈，純淨，動人，就像剛剛下了一陣毛毛雨，叫人渾身清爽，精神勃發。

女兒8歲那年，腳底突然長了個大包，腫痛難耐，家人以為她調皮所致，沒放在心上。過了幾天，大包沒了，身體卻出現遊走式的疼痛，其他地方也出現大包。父母靠種地為生，為了給她治病，花光了家裏的錢，欠下一屁股外債，囿於家貧，哥哥入贅當了上門女婿。當命運陷入逼仄貧窮的死胡同，剩餘的就是人性的較量：漸漸地，丈夫失去了耐心，一改過去的面孔，甚至偷偷把家裏房子變賣，2010年，她提出離婚，獨自承擔照顧女兒的重任。

搬離以前的家，娘倆來到山上住，她承包了一座荒山，種板栗樹，養雞養鴨餵羊，賣了賺錢補貼家用。她們的日常，就是與山上的野蔬果木相伴，苦菜、薺菜、茵陳、白蒿、薄荷、野蒜、麵條菜……白天帶着鋤頭和小鏟去山上挖野菜，邊挖邊直播，一路的山野風光，花花綠綠，叫人流連忘返；回到家裏，擇、洗、蒸、拌，或是包水餃、蒸大包子吃，反正是無菜不歡。日子是清苦的，心情卻是愉悅的：老麵發酵的饅頭，手工揉製，擱大鋁鍋蒸25分鐘，爐子裏的柴火，每一根都沾着劉姥姥的手澤，她用電鋸鋸的；和着豆麵、玉米麵蒸的白蒿，蘸醬吃，綠油油的，或是苦菜、野蒜蘸醬；再來一碗玉米糊糊，吸溜吸溜，喝得微微出汗，看着她們吃得津津有味，我頓覺這就是最治癒系的人間煙火。

最初，劉姥姥是不會唱歌的。女兒結識很多網友，有人建議她，「你們得走出去，就是要飯也餓不死。」於是，她們第一次遠行，坐火車去了深圳，本以為南方暖和會有利於女兒病情，但潮濕的氣候難以適應。重新回來後，劉姥姥放下心理包袱，「以前在外面唱歌，覺得難為情，回家後突然想通了。」那年母親節，劉姥姥學會了第一首歌《母親》。「沒有什麼熱愛，就是為了生存。」她有個歌曲本，上面女兒寫滿了歌詞，讓她有空就背，零基礎學樂譜，她想了個笨辦法，劃上揚的符號就是高音，兩個字下面劃一道橫線就是一拍。就這樣，她在耳順之年成功Get唱歌技能。

去縣城路上唱，去景區附近唱，也在直播間裏唱。唱歌的同時，她們也帶貨，多是一些土特產。劉姥姥火了，成為了百萬粉絲的網紅。「感謝老鐵！感謝家人們！」這是她們說得最多的話。我最喜歡劉姥姥唱《最親的人》，「花開山崗那個紅艷艷，綠水青山不問是何年，離家的日子又到了冬天，謝謝我最親的人掛牽，門前的小樹已成年，阻擋着風雨來得突然……」她一張口，好像把歲月的沉澱和盤托出，酸甜苦辣，箇中滋味，在心頭猛烈翻騰，濺起一朵朵浪花，或曰感恩。很多時候，我覺得她不是在唱歌，而是在與命運和解——那歌聲或低沉或高昂，分明像一條無形的纜繩，渡她們抵達精神的彼岸。劉姥姥說過，「這些年，我感覺麻木了。不哭，光難受，像一個東西把我蒙住了，罩着我就是揭不開。」然而，當她唱歌的時候，似乎整個世界擁她入懷，再多的苦，再多的累，都化作雲煙。她唱的是她自己：一個人的勝利。

由劉姥姥，我想到《紅樓夢》裏的劉姥姥。比較下來，兩人有很多相似之處，都是鄉下老太太，靠種地為生，一個為了女兒學會唱歌謀生，一個因女婿不爭氣去榮國府打秋風，她們窮且益堅，雖卑微卻不失尊嚴：一個說「守多大碗兒吃多大的飯」，一個堅持直播不隨便收紅包。第一次來，鳳姐給了20兩銀子，第二次來，劉姥姥帶來棗子、倭瓜和野菜，儼然，她是來報恩的。她上前行禮，請老壽星安。賈母回稱「老親家」，稱讚她身體硬朗，她笑着說：「我們生來就是受苦的，老太太生來是享福的，若我們也這樣，那些莊稼活就沒人做了。」賈母自嘲是老廢物，劉姥姥直說這是福氣。賈母並沒有階層隔閡，惜老憐貧，一片悲憫心。最有看頭的當屬劉姥姥逛大觀園，她甘當「老篾片」，變身段子手，吃豪華大餐，她自嘲「食量大似牛，吃一個老母豬不抬頭」。賈母揀了朵大紅的花簪在鬢上，鳳姐又給劉姥姥橫三豎四地插了一頭的花，她笑着說：「我雖老了，年輕時也風流，愛個花兒粉兒的，今兒個老風流才好呢。」劉姥姥活得真實，活得通透，最叫人信服，所以人見人愛。

當然，劉姥姥也有「討厭之時」，去妙玉櫳翠庵喝茶，解小手時竟在園子裏迷了路，誤入寶玉的臥室。她喝過茶的杯子，被妙玉嫌棄，寶玉說和送給了劉姥姥，算沒有扔掉；寶玉也有潔癖，一塵不染的臥室被劉姥姥撒了野，這無不流轉出曹雪芹的深意：卑微與高貴，清潔與污穢，笨拙與精緻，乃一體兩面，到頭來，萬境歸空，眾生平等。

這天，山上的劉姥姥家裏嫁接樹木，僱了幾個工人，五六十歲的樣子，幹活十分賣力。晌午時分，一眾人坐下來吃飯，劉姥姥照例打開直播。野菜蘸醬，香腸切片，自己蒸的大包子，槐花韭菜餡，肉丁是切的，一咬直流油，還有玉米糊糊。她邊吃邊聊天，有網友發彈幕問吃飯的人是誰，她幽默地答道：「這老頭是我從山下抓來的，不讓他走了，留下來幹活。」她哈哈笑起來，沒牙的嘴巴窩成漏斗狀。又說：「老頭顏值很高，年輕時也是個大帥哥。我就喜歡找老頭，和老頭聊天。」說話空檔，老頭紅了臉膛，牽牽絆絆的皺紋細細舒展，好像年輕了十幾歲。

人人都愛劉姥姥。那或低沉或高昂的「沒牙」歌聲跨越大山，穿越苦海，飛向遠方……

鵬情萬里
趙鵬飛

香港最容易遇到愛情的地方

帶了酒和茶，還有燒水的瓦斯爐，坐在海邊的石灘上，海水在腳邊起起伏伏，也不知道累。頭頂的細葉榕，遮天蔽日，密集繚亂的樹根，沿着海邊的山丘，一路蔓延，無休止地生長。不遠處的海面上，那艘碩大的豪華遊輪，停泊在此少說也一月有餘，往來穿梭的巨大貨輪，乘風破浪的簡便快艇，都繞着它走。我跑步路過，總會忍不住拍一張，發給遙遠的朋友。朋友有個念想，等疫情過了，一定要搭着遊輪，放空腦子，漫無目的在海上飄蕩一個月。朋友邀我一起，說，要像大學時喜歡躺在空曠草地上那樣，躺在甲板上，枕着波濤，望着星空，想起什麼就聊什麼，無邊無垠。

無拘無束自由自在，應該是大部分人的嚮往。很可惜，囿於眼前的現實，大部分時間只能眼睜睜隨着慣性，生活在一種規律到單調的作息裏。不偏不倚，無驚無喜。

老戲骨曾江，上個禮拜結束了一個人的星馬遊，回香港第二日，便在酒店意外身故，享壽87歲。一生從事最愛的演藝事業，塑造了眾多經典角色，閒暇時，行動自由四處遊蕩，臨了了，猝然而逝，無須纏綿病榻，何嘗不是一種人生謝幕的好方式。上周四，一代才女「巾幗宰相」上官婉兒的墓誌，在西安首度面向公眾展出。刻在石碑上的一段銘文引發眾議：瀟湘水斷，宛委山傾。珠沉圓折，玉碎連城。甫瞻松檟，靜聽墳塋。千年萬歲，椒花頌聲。時隔千年，曾經錦繡燦爛的一段人生，並未因生命戛然終止而湮沒荒草。不過，塵埃散漫，史書工筆，野史稗官，仍然不能讓隱匿其中的委屈和不忿，得到些許釋懷。

在香港住了這麼久，我有個粗淺的觀感，在中西區閒逛，碰到有錢人的機率非常高；在灣仔區閒逛，碰到高學歷人群的機率非常高；在中西區和灣仔區閒逛的人群裏，遇到愛情的機率非常高。這並非我信馬由韁信口胡謅，有官方統計數據為證。香港統計處公布了全港18區住戶的收入、年齡、婚姻等情況，有幾個數據特別有意思。收入最高的區也是未婚人口佔比最高的地方：中西區，住戶月收入中位數港幣42,000元，冠絕全港，未婚女性人數比例32.7%，冠絕全港。擁有高學歷和受教育程度人口比例最高的區，也是性別失衡最嚴重的地區：灣仔區，44.9%的人擁有高學歷，全港最高，每1,000個女性對應的男性只有828人，全港性別最失調。

高收入人群裏，多單身高學歷女性，已是經濟富庶區域的普遍現象。性別公平的競爭環境正在形成，女性優勢也正勢如破竹，從依附男權的桎梏中快速掙脫。財富、學歷樣樣都有了，追求毫無附加條件的純粹情感，更符合返璞歸真之後人的本真。100年前，有能力自食其力的珠三角女子，為了抗爭盲婚啞嫁的命運，不惜盤髮自梳，終生不嫁，以求得情感上的自主。兩下比較，不可同日而語之感尤甚。喝着茶，對着海，整個人很容易陷入一種無可無不可的姿態裏。雖是周末，海灘上的人，明顯比以往少了很多。香港疫情大幅緩和，社交距離限制也適時放寬，報復性的線下探親、訪友、餐聚、茶敘，成了城中最好的消遣方式。間間食肆爆滿，個個茶樓人碰人。吃吃喝喝，說說笑笑，只要揮灑酣暢，佐酒的菜餚簡薄與否，品評的茶湯醇厚還是清幽，已分別不大。

人終究還是喜歡群聚，在訴說和傾聽的角色裏互換，在慰藉和被慰藉的情緒裏輪換。釋放了久違的期待，梳理了淤積的心緒，才甘心重新回歸到一板一眼的人生節奏之上。